

故觀元鑄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事見七十八卷。元帝元年，行下孟廟，察貞純、
匱充之爭而見節尹之多僻，事見七十九卷。武帝太康七年、八年，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誠，
思郭欽之謀而痛戎狄之有釁，平吳功及郭欽疏，並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元年，覽傅玄、劉毅之
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劉毅，武帝時爲司隸，前後糾核，不避貴游，因其所言而得百官之邪也。核傅咸
之奏，燬神之論而龍龜賂之彰。燬神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四年，燬神論見八十三卷。元康九年，民
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燬神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
平治世之主也。治，直之翻。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故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即位，樞以
隨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厲涿郡。魏文帝更名曰涿陽郡。少，皆照韻。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儕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子六朝，興也。是，居效鶴，興也。」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樂深，擅自與從丹徒至京口，有京畿山在其東，其城因山爲壘，傍臨江津，故曰虎口。糾合牋健，擣三舍爲糾，糾，實合三爲一也。驍，堅毅，下同。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害，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督武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給千人糧，及布三千疋而已。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逖不能濟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復拔刀斷腕。途屯淮陰，淮陰屬臨淮郡，後屬下邳屬，晉屬廣陵郡。起治鎗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率直，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施，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賑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貴世才具。儻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網繆，共被同璽。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邈于中原耳。」

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友驅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撫軍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濱陰，逖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屬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據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

及京師大亂，逖奉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橫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選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饑多爲盜禦，攻剽富室，逖撫震問之曰：「比復南據一出不？或爲吏所縛，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謬，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造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叡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那國豪傑必因風向起，沈鬱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督武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逖不能濟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治鎗兵，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晉書卷二年（三一四）

周顥以其父遺言，見上卷。元年，顥嘗出。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穀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衆，以討王導、刁協、孫策等爲名，使吳興太守徐穀稱於廣德以應之。沈約曰：廣德縣，疑是吳所立，屬晉陵郡。按今廣德在即其地。宋白曰：廣德縣，本秦臨郡地，漢以爲故臨縣。

三年（二三一五）

春，正月，徐穀殺吳興太守袁秀，秀，荀秀，又濟西人也，有衆數千，欲奉周顥爲主。周顥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孔侃知顥意不同，不敢發。數乘櫓，攻敵，殺之；孫勝亦死。孔子續亦聚衆應顥，左丞相參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少，將照韻。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趙，姪，夷猶。忠果有謀，請獨使趙往，足以誅續。參從之。趙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詣九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趙率扈騎俱坐定，謂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坐，俱照韻。續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趙，拔，于高廟。越呂郡傳教吳會格殺之。傳教，鄧也；宣傳教全者也。趙因欲誅續，孔不聽，委罪於從兄邵而誅之。趙不歸家省母，從，才用韻，省，悉景韻。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晝以札爲吳興太守，趙爲太子右衛率。以周氏吳之豪室，故不稍治，撫視如舊。晝，字治，直之祖。

實俗案：東晉初年孫吳舊統治階級可分為二類，一為文化士族，如吳郡顧氏等是；一為武力強宗，如義興周氏等是。前者易於籠絡，後者則難制服。而後者之中推義興周氏爲首，鐵鳳所謂「江東之豪，莫過周、沈」者，極爲實錄。蓋此等強宗具有實力經濟等地方之實力，最易與南來北人發生利害衝突，而元帝、王導奏曲求全，以縱容周氏，實由其勢力特強之故，必非言所偏愛。不過就其地方勢力之強大而出此，斷可知也。然江東之豪族亦不止義興周氏，孫吳舊統治階級亦多不薄南來之北人，何以義興周氏一門特別懷恨北人，至於此極者？顧贊其所居住之地，與南來之北人接觸，兩不相干，利害衝突所致也。

北人南來避難約略可分為二路線，一至長江上游，一至長江下游，地緣固有不同，而避難人羣中其社會階級亦各互異。其上層階級爲晉之皇室及洛陽之公卿士大夫，中層階級亦爲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不及孫吳洛陽之士大夫集團，除少數人如徐晝之、虞頤等外（見晉書攻臺樞林傳徐晝傳），大抵不以學術擅長，而用武勇擅戰著稱。下層階級爲長江以南鄉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實力薄弱，遠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來避難，其人數亦因是較前二者爲特少也。茲先就至長江下游之路線言之，下層階級大抵分散居於吳人勢力甚大之地，既以人數甚少，不能成爲體有力之集團，復因政治社會文化地位之低下，更不敢與當地吳人抗衡，遂不得不逐漸同化於土著之吳人，即與吳人通婚姻，口語爲吳語，此等可以顧之、皇室及王敬則等爲代表，（顧贊先先娶吳與錢氏女，繼娶吳興章氏即征氏女，見南史董貳陳武宣章皇后傳。王敬則娶士庶皆吳語，見南齊書王敬則傳。顧贊先之先世，不知其在西晉末年真爲何地人，但避難南來，定居吳興郡長城縣。王敬則之爵貴，據南史肆伍王敬則傳，本爲臨淮始陽，後徙居晉陵南沙縣。然則同爲自北而南避難過江之俗姓，俱是北來南人之下層社會階級，故難居吳人勢力甚大之地，遂同化於吳人也。）此等人之勢力至南齊以後始漸興起，其在東晉初年頗不重要，故本文姑置不論。

利徵功之人而與爲逆也。專惟無此不軌之志，故卽因革從容調御而不自暴其能。夫導宣無賴之心哉。桓彝品藻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蠻王衍諸人之蕩汎以靡天下可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穀之諫，而特不露其鋒鏗爾。有當世之略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編人不知，求快一時而怪其弗能爲也。愚者何足與深言乎。

八、石勒趙何張睿謝洋

庚寅水始六年(三一二)

石勒聚壘於萬歲，遣質曰：汝南郡飼鹽有萬頭。質曰：萬歲在今廣州新會縣西北。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朱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睿爲鎮東大將軍王敦長史。

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餽疫，死者太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春，求權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欣然長嘯。恢，子小嗣。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達水，中堅將軍董石勤所薦。性譖：優姓，濟陰人之後。勒曰：「將軍何怯邪！」五軍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言其不速計勝敗，但勇於取敵耳。將，即羌翻。各賜體馬一疋。鐵，可玄翻。正，俾言爾。願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大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妻，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擢，拔也；按其妻，數其罪，猶不足，實其罪多也。數，所具翻。柰何復相臣奉乎！」復，扶又翻。去年既數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暴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鄭有三臺之固，冰經柱：鹽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漢建安十五年蠻所起。中曰饋臺，廣十丈，其後石虎更增二丈，南則金鑑臺，高八丈，北則冰井臺，亦高八丈。西接平陽，附近侯郡，可以壯聲援。山河四塞，宜北從攝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處，昌呂翻。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晉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邪！自古國於東南，尋多每自保之計，亦自量其力之不足以進也，實料之毒矣。將軍宜使轄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轄重既還，真可用翻。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放聲曰：「張昌計是也！」賓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柰何遽勸孤降！」降，戶丘翻。此策應斯，然素知君性，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

勒引兵發冀陵，遣石虎帥騎一千向壽春，帥，謂曰。騎，音赤翻。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敗，補遇翻。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陳，譯曰陣。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曰：「斷犧曰：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許狡猾為無賴。」師古曰：「廢此也。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為犧，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勣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長，知鹿罿。至古玩罿，鮮忘罿。然御衆嚴而不煩，裏取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勣遂寵任之。石虎始此。虎族夷猶子張本。勣攻梁陽太守李矩，矩擊卻之。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嵩，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聞達有大節，常謂兄弟曰：「吾自言智算鑿鱉不後子房，但不過高祖耳。」爲中正王曇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

及永嘉大亂，石勣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出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勣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謀，力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勣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饗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賄儀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僚，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贍美。勣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勣朝莫與爲比也。

及卒，勣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涕流，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友侯之早也！」程邈代爲右長史，勣每與邈議有所不合，邈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涕涕觸日。

今存《右侯集》。

七、江左表記 下色新亭

建安二十二年（三一七）

周賓奔琅邪王睿，睿以賓爲軍諮祭酒。前驅都尉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賓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軍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遙謂賓曰：「向見晉書，無復憂矣！」以王導比晉室也。

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塗徵古曰：「新亭在江寧縣十里近臨江浦。按：新亭蓋近勞勞亭。」周顥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實洛都遊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浦也。坐，很臥稱，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慨然七罪，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豈可以爲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在，是也。」孔穎達曰：「按地輿書括地象序：地中央曰神州。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壁壝在西北，則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壁壝東南一州耳。」

司，軍司，軍司馬也。加散騎常侍，職爲軍司，此加官也。凡軍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
『張』：「軍」下脫「辟」字。『察』：察酒，木壺爲從事中郎，益若本韻。周玘爲倉曹屬，陳那劉超爲舍人，晉
王國有謫者四人，中大夫六人，會八十人。張聞及魯肅升衍爲參軍。周可彌、又善聞。董，憲之子；李
見上卷。太宗二年。聞，昭之會孫也。張昭輔爲元首。
王道：「諱」：諱以接士，儻足用。事
舊說，據說新舊：「新」謂自中原來者；舊，謂江東人。說，驗兩端。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
事；學以爲言。睿命翰引舊文之於此述綱。東方朔用玉辭所以異於江左。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琅邪王免於劉石
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嘗賴禹騰越交証之日引身
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
也。睿王之從諫也。汝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有
然者有本矣。八王爭之日晉室紛紜寥寥人困於其量
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若無所短長浮沈於
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仕東海而邪正順逆之爻一無所表
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爲躁君。非至論也。及
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日端疑以觀物變濟與經綸而
屬於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而我自
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
之可爲者無有禁我以弗爲所難者身處於萬物應之
中而酒食相摩赤絞相繫於是而爻矛盾不覺矣。靜者
日悠然天宇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役役與
人爭蹀躞於旋渦之中乎。澄神定志於須臾而幾有審言
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於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琅邪王免於劉石
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嘗賴禹騰越交証之日引身
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
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馳騁
天下之至則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近於刑。琅邪之全宗
社於江東而尊昌其家世宜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
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則不足以有爲而成
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於中原也。孔
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糟粕乎動靜之幾與時
偕行者不足以與於斯。

曰：淮紀、李旌、劉淵稱王，皆在十一月惠帝入長安後。惠陽國志：李旌十月稱王，一本作十二月。三十國、晉、宋、十六國皆在十月。今從之。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樂音洛。作漢三祖、五宗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浩爲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爲太尉，沈隆爲大鴻臚，諸如舊。朱紀爲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崔浩，渾之師也；沈隆，朱紀同門生。游固能以師道不苟閑，且又得不變矣。

元達少有志操，少詩解頤。淵嘗招之，元達不答。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二三日，舉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草，棄篤也。

曇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貌魁偉，性拓落高亮，有恢拓也。善談論也。長，知兩翻。觀，古玩翻。與衆不羣，好讀書，音屬文，好呼報，屬之紙翻。鑑厚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鑑字永明。數公謂數廢、廢、實。惟劉懿

二、鶴人仁孝力漸神詔角

成都王穎既廢，顯見上卷上。河北人多憐之。顯號鄭，初有時譽，後雖以聽參政職，河北之人厭亂而思舊，故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養主數萬。初，上黨武鄉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武鄉縣舊置，屬上黨郡。後石勒分置武鄉郡。劉昫曰：唐故武鄉縣，源河東之原縣也。廣陵州權前縣，分置武鄉縣。載記曰：勒，向以別部先導之賈。又陝西傳曰：北張人居冀內者，有十九族，獨其一也。陽，居縣名。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平公騰說蘇芮翻。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在平人師懶奴，在平縣，南漢屬襄州，後漢屬濟北國，晉屬平原郡。據記曰：在花山之平地者也。襄其地當在廣州、潭州界。劉昫曰：在平縣併入廣州柳城縣。彼，皮義翻。師古曰：在音仕娘翻。懶奇其狀貌而免之。懶家鄰於馬牧，勒乃與故帥沒桑結壯士爲羣盜。帥，所長翻。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起之。帥，謂曰奉。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石勦由此。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是，氣兩翻。轉前，攻鄆。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曉遣其將石曉擊鄆，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漢武帝平子國，宣帝改爲廣平國。後漢光武復屬頓鹿郡。劉昫曰：平昌實記云：平復置平郡，廣爲洛陽之地。

石勒字世龍，初名閻，上黨武鄉鶴人也。其先燭，故州治梁之間。祖耶燭子，父周易，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小奉。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閣子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牆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難，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聽送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力，雄武好騎射。長朱性凶

國武機不復在殿下也。願辨敗而失機，卒如諭之言。願殿下無愧士衆，堵以報之，潤請爲殿下以相軍事。

淵至左國城，左國城，蓋匈奴左部所居城也。擴音者戴詔，光武建武之初，南蠻子入居河西之秦縣，今離石左國城，專于所徙處也。冰經註曰：左國城在汾州之右，介於縣西南。杜佑曰：左國城在石州離石縣。宋白曰：離石縣東北有離石水，因以爲名。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上時韋固自漢以來屬河西郡，以騰爲鹿蠡王。師古曰：蠡，音盧參翻。度蠡，卽仍離時谷蠡王號也。谷、塵字雖不同，而音則同耳。遣左於陸王安部精騎五千，帥譖曰平、韓、晉、虞四部，下向。會賴將王粹拒東贏公騰。粹已爲騰所敗，敗，據離石，下敗石向。宏無及而歸。

王浚、東贏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郎弘爲前鋒，進濟、卿姓，廣德二十五子之一也；又晉獻侯四世孫矣，食邑於郎，曰卿矣。敗石超于平獻、牛驥縣，獲萬山郡，晉屬趙國。劉昫曰：遼平縣在今趙州平縣縣南。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孝宗還洛陽。時甲士尙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分挾間道。至曉將發，而程太妃輒鄴不欲去，賴狐疑未決。俄而突厥、賴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輶車，乘制車，輸輶車，諸公乘之。南奔洛陽。倉猝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斂私錢三千，詔貸之，貲，皆懷頭，又敕懷頭，又他代齎，假借也。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之先，河內溫縣孝敬黑人，自宮兆爭防以上，曾舉手燭。帝要履，納從者之履，是，息浪翻。從才用觸，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彌軒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騎餘騎迎帝。歸，謂目率。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嘗於芒王下堂而見踏後，帝還宮，奉歡者稍還，百官如舊。姐，坐五韁。辛巳，大赦。

王浚入鄴，土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韜朱追太弟璽，至朝歌，不及。浚還，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敢有掠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人。王浚追不及，而殺鮮卑，逼賈龍，其死於石勒之手，晚矣。次，持林韜。

¹² 東贏公騰乞師於拓跋猗魯，以擊劉淵，猗魯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東而還。自此拓跋氏屢以兵助并州。奄、律河嗣，遷，從官翻，又如字。

劉淵聞太弟璽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教。」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謙曰：「晉人奴隸役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鮮卑、烏桓，黑胡之種，異匈奴葉北方剛強之氣，又同類也。可以爲援，柰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釋音。

劉淵雖挾桀敖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豈據爾哉？觀其識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於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旣歸五部，聞司馬賴之敗，省欲爲之擊鮮卑、烏桓。
--